

非遗焕新

# 杂技节“回家”

王胜强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说到杂技，总不免让人想起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作为我国杂技发祥地之一，吴桥现有 137 家杂技团体和 3 所专业学校，杂技相关从业人员约 3 万余人，年培养杂技艺术人才超千人。

出国门，上春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桥杂技不仅历史悠久，还是一张文化名片，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 绝活

踏入河北省吴桥杂技大世界，好戏正酣。

“鬼手居”内，红绸方桌前，表演者王立刚用两只青花瓷碗和 3 枚海绵球展现“三仙归洞”。只见他手腕轻旋如戏蝶，碗沿刚碰出脆响，球已遁形——好奇的观众使劲凑近了看：“愣是没瞅见！”

江湖文化城“杂技小院”里，表演者彭立新耍的钢叉在颈背、脚踝间游走如灵蛇。忽听他低喝一声，脚跟猛蹴，钢叉“嗖”地冲天，下落时被他手肘稳稳兜住。满场惊呼声未落，叫好声已冲上棚顶：“这功夫，绝了！”

一个绝活，一声声惊叹，是千年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吴桥县地处华北断陷黄骅拗陷区，贫瘠的自然环境迫使吴桥人在冬春农闲时靠耍杂技卖艺谋生，以锅碗瓢盆、桌椅、刀枪棍棒为表演道具，创造出“舞飞叉”“蹬大缸”“转碟”“三仙归洞”等表演形式。

紧邻大运河，也为吴桥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卖艺谋生提供了便利。明清时期漕运兴盛，沿河码头村镇林立，杂技艺人随商船南下北上，形成了“走码头”的卖艺传统。

没有吴桥不成班。吴桥杂技艺人吸收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加入表演中，让吴桥杂技兼容并蓄，加之沧州地区尚武之风盛行，素有“镖不喊沧”之说，“以艺谋生、以武强身”的文化基因促进民间武术与杂技相互融合，形成了杂技中的硬气功、刀山索桥等惊险项目。

20 世纪初，已有一大批吴桥杂技艺人走出国门，在意大利、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演出，涌现出孙福友、孙凤山等 30 多位享誉国际的杂技名

人名班。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又一批吴桥艺人分赴 10 多个省市帮助当地建团，中国杂技团、沈阳杂技团、天津杂技团等都有吴桥杂技艺人的身影。

如今，吴桥杂技在表演形式上大胆创新，融入了更多现代元素和科技手段：运用多媒体技术打造出美轮美奂的舞台背景，增强了节目视觉冲击力；除了传统民乐外，还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更增添时代感与感染力；节目编排上打破传统杂技节目各自独立的模式，将多个杂技项目串联起来，形成有情节、有故事的综合性表演，提升节目的整体艺术水准和观赏性。

2006 年，吴桥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除了“鬼手居”“江湖八大怪”等民俗旅游品牌，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景区还推出了《江湖》《时·代》《运河·印象》《江湖魂》等大型杂技情景剧。

## 机会

“来吴桥一天根本玩不够，赏传统杂技、看马戏，还能体验捏面人、学顶碗、变魔术，太有意思了！”山西游客吴彬两天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白天感受杂技魅力，晚上欣赏运河美景，饿了来盘香酥吴桥烧鸡。

“作为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内的 IP 酒店，我们可同时容纳 800 人就餐、400 人住宿，8 月以来几乎每天客满。”吴桥县红牡丹宾馆经理赵英敏说。

近年来，吴桥县用杂技这一金字招牌推动杂技与文旅融合发展，去年全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文旅企业营收超 1.6 亿元。吴桥县先后建成云臻金陵杂技酒店、打造运河人家美食街、修建大运河堤顶路、平整 105 国道路面。“运河公园、岳庄乡村充满野趣，返程时游客还能带上吴桥特有的杂技摆件与古籍文创。”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叶晗说。

在吴桥，杂技这一行是许多人的职业选择。“我 6 岁开始学杂技，10 岁登台演出，如今在青岛方特梦幻王国常年驻演。”吴桥杂技演员张兆国从小在吴桥张硕舞蹈杂技艺术团学习，登台演出后，每个月能有 5000 元的保底收入，演出多的时候能拿到 8000 元。

张硕舞蹈杂技艺术团在校学生有 266 人，还有 160 名毕业生成为专业杂技团演员。“2019 年以前，我们杂技团主要在海外演出培训，与多个国家常年合作，每小时杂技教学费用约 300 美元，演出费用每人每月至少 2000 美元。”团长张硕说，杂技是跨越语言障碍的艺术形式，飞叉、鞭技、柔术、舞龙等传统

杂技节目在海外很受欢迎。

杂技演出市场火爆，也带动了杂技道具、杂技服装等相关产业发展。

“我们的订单来自全国各省市杂技团，也有部分民间杂技团。”吴桥县丰耀杂技魔术道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文明注重通过道具增加杂技“科技”含量，为舞台效果加分，赋予杂技艺术更多新鲜感。公司研发的道具不仅拿下 20 多项国家专利，还制定了《吴桥杂技基本功标准规范》《吴桥杂技魔术道具通用技术条件》两项行业标准，年生产道具超 10 万件。

## 期盼

杂技节要回家了！这是近期吴桥的大事，也是杂技人的盛宴。

杂技节全名叫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创办于 1987 年的国际性杂技赛事，与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国际马戏节、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并称“世界三大杂技节”。

虽以吴桥冠名，但将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该赛事首次全程在吴桥县举行。

“以前吴桥举办国际性杂技艺术节硬件设施不足，无奈只能‘借地’办节。”吴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健道出其中缘由。

近几年，吴桥先后建设起吴桥云臻金陵杂技酒店、吴桥杂技博物馆、吴桥东方杂技城，可以满足世界标准杂技表演需求和国内外游客住宿餐饮需求；产业业态也不断丰富，交通路网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办节承载力不断提升的吴桥，让杂技节“回家”有了底气。

随着杂技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深耕杂技事业 50 年的首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狮奖节目创编人刘文忠欣喜极了：“这是我们杂技人盼了多少年的事啊！”

每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期间，都会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多个节目组近百位杂技艺术家角逐奖项，参赛节目代表着当今世界杂技的最高水平。此次比赛，将从 600 余个世界顶尖节目中遴选出 28 个节目最终参赛，由 12 位专业评委评选出金、银、铜奖项。办节



的同时，还将举办国际马戏论坛、杂技演出洽谈会和杂技艺术展览等活动。

“作为第二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主会场，吴桥东方杂技城已准备就绪。”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副校长王洋说，吴桥东方杂技城设计源于马戏杂技的特殊表演形式，以圆形为空间形态，形成“天圆地方”的布局理念。

前几天，在“‘吴’奇不有 等你来‘桥’——全国知名网络媒体走进吴桥”座谈会上，文旅记者们化身“智囊团”，围绕吴桥杂技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我们将全力以赴，迎接第二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回家！”吴桥县委书记陈国帮说，大运河边的这座城市，正推动“杂技+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冲刺文旅兴县梦想。

回归故乡、回归街头、回归本真，吴桥正不断擦亮世界杂技艺术摇篮名片。

国庆假期临近，不少人谋划起长途自驾游，诗和远方虽美好，但长途驾车也着实令人疲惫。

家住南京的金湧川不久前带着家人去新疆自驾游。出发前，他在铁路 12306 小程序上预约了汽车托运服务。“想开车自驾，但假期时间宝贵，又不能把时间全花在路上。”金湧川说，动身前，车子就已经到达乌鲁木齐了，到达后直接去取车。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再到吉木乃，他驾驶自己的爱车和家人领略新疆的大好风光，惬意畅快。

为何不在当地租车？“出门旅游为的就是放松，租车办理起来有点麻烦，使用过程中还总担心刮蹭。关键是自己的车开起来顺手，也更省心。”金湧川道出很多人的心声。

去年国庆假期，陈奕从北京出发到 1200 公里以外的江苏盐城，选择了通过公路托运爱车：“这个距离要开 10 个小时以上，既疲劳，又有风险。”

成本也是一大原因。出发前陈奕算了一笔账：租赁同样的车 6 天需要花费 6000 元至 8000 元，而公路汽车托运往返只需不到 4000 元。他出发前一天将车辆交给工作人员，第二天下午到达盐城时便如约拿到了汽车。工作人员详细地检查了车辆外观状况，陈奕也仔细核对了里程数。

家住哈尔滨的王烁一家平时爱好露营，喜欢走走停停式的旅行。今年暑期，王烁带着家人去了趟“种草”已久的西藏，汽车托运服务的便利令他感到惊喜。“汽车托运最大的好处是能把露营要用的帐篷、桌椅等物品和孩子的玩具一起放到车里发过去。”王烁一家乘坐的飞机落地前，托运公司的工作人员便已等候在机场。自驾 7 天，他们先后去了雅鲁藏布江、贡德林草原、羊湖等地，深度体验了一把在西藏自驾游的乐趣。

事实上，汽车托运并不算新鲜事物。去年，我国自驾游出行规模超 46 亿人次。庞大的市场推动汽车托运业务快速发展，还催生了火车托运汽车这样的新业态。作为铁路特种货物运输项目之一，铁路汽车运输专用车厢采用全封闭设计，保护车辆免受风吹雨打；内部贯通设计让车辆直接驶入，避免装卸损伤。“运输车配备活动地板和专用加固装置，使用专业抱轮式紧固器固定车轮，防止运输中汽车发生移位。”中铁特货公司在用车项目负责人尹晗说。

“近两年，我们为了满足广大私家车主长途自驾游的汽车托运需求，开展了火车托运私家车业务，主要为海南过冬旅居和前往新疆、西藏自驾游的客户提供长途汽车托运服务。”中铁特货公司市场部部长孙绍泉给出一组数据：目前已开通上海、广州等城市往返乌鲁木齐、拉萨等地的线路，年托运汽车业务量达到 17 万辆以上。

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河口村村民张文红——

# 从山里娃到新农人

清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牛草山还裹着一层薄雾，阳光努力穿过云层，洒落在山脚下那一栋栋白墙红瓦的小楼上。新修的水泥路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蜿蜒穿村，连接家家户户。路边，“牛草山菡儿民宿”的招牌安静地挂着——那就是我的家，也是我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

我叫张文红，岳西县青天乡河口村村民，今年 35 岁，是这片牛草山脚下长大的山里娃。记忆里，家乡虽美，但很穷。山路难走，信息闭塞，大家靠着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生计。我的父母身体一直不好，弟弟也需要长期照顾。为了不给家里多添负担，我决定辍学跟着同乡去外地打工。

在玩具厂的日子，单调又枯燥，收入也不高。后来辗转到了安徽安庆市区，尝试自己做点小生意，却赔光了积蓄。

最难的时候，连回家的车费都凑不出来。但我从没放弃过“要靠自己改变命运”的念头。

2018 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时直播刚刚兴起，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开始在镜头前分享家乡的风光和生活。牛草山的云海、乡亲们做的手工茶叶、家门口的山核桃树……这些我从小看到大的寻常事物，却让很多城里人感到新鲜。渐渐地，有人问：“这茶叶卖吗？”“山核桃怎么买？”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家乡的“普通”，正是别人眼中的“珍贵”。

后来，我的直播间有了稳定的观众，家里的土特产也有了新销路。更让我深受触动的是，每次春节回家，都能感受到村里的变化：路修宽了，网络通了，回来创业的年轻人多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系列的好政策吸引我回乡逐梦。

2020 年，我做了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返乡创业。用所有积蓄改造了老房，开起村里第一家民宿。白墙红瓦保留着乡土气息，屋内卫浴、无线网络等设施一应俱全。我通过直播宣传民宿，也帮乡亲们卖茶叶、山核桃、土蜂蜜。

民宿需要人手，我请来邻居阿姨帮忙打扫，每月固定工资；游客多了，村里种养的土货也不愁卖。乡亲们看到实效，也从最初的怀疑转变为支持。我们不再各自为战，而是抱团发展——我家民宿提供的农产品全都来自本地，游客尝到地道的味道，村民多了稳定的收入。这种共赢，让我觉得比赚钱更有意义。

今年国庆节，直达青天乡的高速路口将正式通车。我知道，家乡的发展即将按下“加速键”。

在我的带动下，村里年轻人陆续回到家乡创业。回想这些年的变化，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脱贫不只是收入的增加，更是信心的重建；乡村振兴不仅是道路和房子的更新，更是人与家乡关系的重新链接。我从一个背井离乡的打工者变成主动回来的创业者，正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温度。

未来，我希望能带动更多乡亲参与进来，把牛草山的品牌打得更响，让山里的产品走出大山，让山外的游客走进乡村。我不再是那个为生活无奈奔波的“山里娃”，而是扎根故土、与家乡共同成长的“新农人”。

（梁睿采访整理）

逐梦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